



今天市里举办公开课观摩。上课已经十多分钟，这五位教师迟到了。她们从中门进来，开门关门的声音很大，惊动了所有人，前面的学生也纷纷回头。五个人中，有两位面有赧色，小心谨慎，蹑手蹑脚地往后面去找座位，另外三个则若无其事地东张西望，有一个甚至穿着高跟鞋。很多人侧目而视，她竟然毫无顾忌，似乎没发现自己的鞋后跟敲出的声音惊动了课堂，估计场上所有的老师学生在侧目的同时也都注意她那闪闪的头饰。

你说，她们年轻，对她们应当宽容，“改了就好”。她们有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教师行为的不妥，以后会不会改，我不敢说。我只知道，这样缺乏修养的人，很难成为一名合格教师。

你说，这是“年轻人活泼”。这不是活泼，是没有教养。如果我告诉你，在文明国家的学校，这样的事一次也不允许，也许你不信。因为以这样的缺乏修养，一个人不可能取得教师资格，也很难被聘用。再说，一名教师到了这样的年龄，已经把自已展示在学生面前，学生对他的印象已经很差，他不可能有改正的机会了。

要守时，不在公众场合喧哗，不要妨碍别人……早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已接受了这类教育。很多行为教养，在幼儿园就开始了，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完成了。在文明教育中，任何人都该知道，言行的道德底线，是不妨碍他人。从小受这样的教育，自然就会注意修养。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则缺少这样的文明，也一度排斥这样的文明。不但在基础教育中，在社会生活中，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常常缺乏对人的起码的尊

不是活泼，是缺乏教养

王栋生

重。甚至曾经无止境干预私人生活。人丧失了自尊，直接的恶果便是不懂得尊重他人。像上面说到的那几位教师在公开场合的表现，几乎成了本能。那几位教师比较年轻，在求职前，她们肯定接受过礼仪教育，也知道如何表现，给他人留下一个好印象；可是在其他场合，她们的“原生态”就显出来了。

作为教师，一旦有粗俗的行为，他在学生面前就很难有威信。有学生说到某老师的专业水平很高，课上得好，“很活泼”；说他上课吐痰，“隔两米多，一口就吐到洗手池里了”。学生也许比较宽容，只说他“计算精确”，从来没有吐到地上。十多年过去了，他的学生回忆他，仍然惊叹他的“吐痰技术”，至于他所教的学科，好多人已没有太大的兴趣。也就是说，他在一部分学生心目中，只是个“飞痰”的高手。

前些天，有位青年教师很郁闷地对我说，他不想在那所学校呆下去了，因为根据我国的体制文化，只要校长不犯罪，就得一直干下去，而他实在受不了校长的那个鬼样子。那位校长做了什么事而让他准备弃教而去呢？是酗酒。每有宴请，校长总是命令席上的教师：“喝下去！”“不会喝也得喝！要不看我怎么收拾你！”而该校长在几乎所有的宴席上，总是像个醉鬼一样。这是性格豪爽吗？不是，是粗野。

教育者缺乏文明素养，他的学生就可能粗俗。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教育根本不输在所谓的硬件上（至少在城市是这样）。在教育理念，具体到教师素养方面，我们可能比文明国家落后许多。

你可以看到，粗俗的东西，任怎么装扮也脱不了俗；而从小养成的文明，不会褪色。

深秋的圣彼得堡，早晨8点多，地平线上才泛起朦朦胧胧的曙色，全然没有夏季晚霞尚未消失、黎明接踵而至的白夜奇观。我们迎着天际涌动的红霞，驱车向圣彼得堡郊外的皇村（1937年改称普希金城）进发。

皇村情思

秦维宪

面对辽阔的俄罗斯原野，面对刚刚苏醒的村庄，面对天空中自由飞翔的小鸟，我的心头蓦然涌出少年普希金在皇村中学写下的名诗《我的墓志铭》“这里埋葬着普希金；他和年轻的缪斯/在爱情和懒散中/他度了一生愉快的光阴/他没有做过什么好事，却有一颗好心/谢天谢地，他可算是个好人”，天真、善良的普希金呵，从小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我要去拜谒的，便是一颗伟大的诗魂冉冉升起的古堡。

刚到皇村村口，一群身着19世纪俄罗斯骑士服装的老人，手握各种乐器，微笑着向我们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继而一曲接一曲奏出《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红梅花儿开》，我听得激情飞扬，不仅产生宾至如归之感，而且仿佛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难忘的岁月……

然后，我们在典雅的俄罗斯民歌的旋律中向普希金雕像致敬、献花。我注意到，普希金的眉宇中蕴含着忧郁、伤感、悔恨，他的目光仰望着前方苍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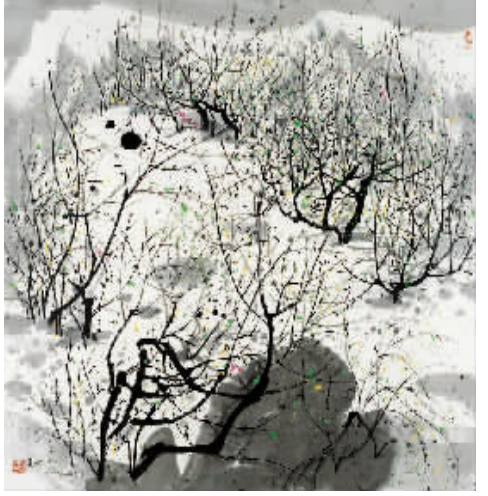
白桦林、金光四射的教堂、盘旋蓝天的鸽群……

皇村始建于1717年，是彼得大帝为皇后叶卡捷林娜·阿列克谢耶夫娜营造的消暑别墅，前后共花了7年时间。之所以称为皇村，为的是显示皇家雍容华贵的象征意义。18世纪中叶，皇室投入重金，在原址新建了一座长达306米的豪华宫殿，其规模跃居所有的俄罗斯巴洛克建筑风格之首。到了18世纪下半叶，女沙皇叶卡捷林娜二世为了向世界展示俄罗斯帝国的灿烂文化，不惜花费巨大的劳力、财力，将皇村改建成时髦的英国式园林，以适应欧洲以自然为本的古典主义建筑潮流。现在的皇村，大致就是叶卡捷林娜二世时期定型的。

漫步在奢华、高雅、宁静的皇村，好像进入了仙山琼阁。且不说艳丽夺目的天蓝色的叶卡捷林娜宫与蓝天浑然一体，其长度非广角所能容纳，单就宫殿内外、遍布全园的流光溢彩的雕塑，呈现出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法兰西风情而言，简直是一座宏伟的艺术博物馆；更在美若油画般的森林景象中，世界各国的建筑流派交相辉映，诸如巴洛克的华美、古典主义的自然、浪漫主义的感伤，乃至中国古典园林的诗韵……

然而，我在欣赏皇村的豪华宫殿、厅堂时，亦产生了对沙皇们穷奢极欲的反感，这一切均是建立在俄罗斯人民的苦难之上的；此刻，我的眼前浮现列宾的名画《伏尔加纤夫曲》，我的耳畔响起俄罗斯民歌《三套车》里老马的呻吟……我最感兴趣的，是1788年在皇村侧翼建造的皇村中学。在这幢

遗忘的雪 (墨彩) 吴冠中 (1997年作)



京郊百花山，山高天寒。五月天，山下的桃花早已凋谢，山上春寒料峭，花蕾初吐。在密林间探幽，突然发现一大片厚厚的积雪，像是山涧的源头。因被包围在幽暗的丛林深处，残雪显得分外洁白，白得分外孤独，春天遗忘了她，她被遗忘在去年的冬梦里。雪地里的灌木丛从枝如刺、如针，那是显现于宣纸上的刚劲的线，锋利的线。这里那里，虽然冒着点点新芽，或垂挂着败落的秋叶，但整体效果，仍予人墨黑、浓灰、浅绛渲染出的水墨画情调。我用油彩写生，力求水墨韵味，但难于刻画干枝之挺拔。又改用水墨，把握了线的刚劲与屈曲，用线构建前后层次，寓“疏”“漏”于稠密的重叠交错中，黑、白的关系是利索了，但失去了墨与灰之间色彩的朦胧与含蓄。探索墨彩与油彩相辅相成之嫁接，尽取两家精微，迄今五十余年，然差强人意之作，总寥若晨星。

4层楼的古典主义建筑中，普希金度过了他的中学时代，如今他住过的宿舍，包括他用过的东西全部按原样陈列着。

普希金在皇村中学时就文才出众，创作了许多流芳千古的壮丽诗篇。1815年，在皇村中学升级公开考试的考场上，普希金满怀激情地当众朗诵了《皇村回忆》，令在场的俄罗斯著名诗人杰尔查文激动地说：“这就是将要接替杰尔查文的人！”从此，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文学之父，像一个小精灵那样飞出皇村、飞出圣彼得堡、飞出俄罗斯，飞向全世界。

但是，普希金在文学上是天才，在处事上却非常愚蠢。1837年3月8日下午4时，普希金因伤心地不能接受妻子龚察罗娃的移情别恋，居然与波兰贵族丹特士决斗而身负



梨园寿翁倪传铨

瞿铭荣

上月22日是昆剧传字辈硕果仅存的倪传铨老师百岁寿辰。倪老生于1908年，经历了清朝末年、民国和新中国，是“国宝级”的唯一健在的百岁戏曲表演艺术家。

上世纪30年代，传字辈演员所在的“新乐府”因内部矛盾，由倪传铨等发起筹组“仙霞社”，倪被推选为社务主持人之一，分管财务，经其当家理财了清了一切债务。新中国成立后，昆剧《十五贯》的演出救活了昆剧剧种，倪传铨于1957年9月进入上海戏曲学校，从此开始昆剧教育事业，今天“昆剧第一老生”计镇华就是倪传铨的高足。香港实业家顾铁华先生请倪传铨老师参加演出《贩马记》，留下了倪传铨宝贵的表演艺术形象。

倪传铨亲自整理了失传的《寻亲记》，写了剧本和工尺谱，并以97岁高龄亲临排练场指导传授。中国戏曲史上似从未有如此高龄而亲临现场指导的，真可谓百岁挂帅了！2007年春上海戏剧学院等单位为倪传铨举办了百岁寿庆活动，并组织演出

先联系约好时间，让老人家午睡之后再去造访。每次去时倪传铨一定要招待我先坐下，我说：“您比我父亲大六岁，我应该叫您一声老伯伯了，请优先坐。”倪传铨讲一口苏州话“僚是客人”，我不忍心让老人家久站，只能请他一同坐下。倪传铨能自己行走，不需人搀扶，听力已减，老人讲得很时尚：耳朵不灵了，与人交流困难了。但他的思考还是很敏捷，还每天以写字养生健脑。当我临走时，老人家一定要起身送我一个后辈到门口，使我感到很过意不去，向他道声“多保重，再会”。

一个人能长寿百岁容易，要看到一个百岁老人也是不容易的，更何况能得到一位百岁老人的亲自接待更加不容易。笔者每次去看倪老，心中总有一股高兴感。



书法

钱沛云

时间虽如那湍急的河水一泻千里，拥有第一双高跟鞋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扳起指头算算，竟过去了悠长的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前，我还是个挺爱臭美的小丫头，虽然那是个极左的年代，虽然我身处南京郊区的小煤矿，四周都是穿着黑乎乎的满是煤灰工作服的下井工人，为数不多的女工也是终日一身工作服。可我爱美的天性无论如何都要冒出头来，比如我会把衬衫有些色彩的领子偷偷翻在工作服的领口外，或悄悄把额发用发卡卷一卷，让刘海蓬松些，翘曲些，为这些小花招，我没少被领导批评。

我有一位芳邻，也是一位爱美的姑娘，1974年，她被单位抽调去为春季广交会服务，那是“文革”期间中国对外交往的唯一窗口，我们好羡慕她啊，能去广州见世面。把她盼回来后，她把所有的“收缴品”一一展示给我们看，其中居然有一双半高跟的浅口鞋带的黑皮鞋，与当时的黑布鞋很相似，只是有两寸半左右的大方跟，跟也用皮包着。这是一双试产的广交会样品，处理给了工作人员。在这之前，我们谁也没见过真正的高跟鞋，我妈妈没穿过，我同学的妈妈们也都没有穿过，我们只是在文学书本和电影中看到过。好稀罕啊，小姐妹们传看着，试穿着。一蹬上此鞋，人好像马上挺拔了起来，脖子伸长了，胸挺了，臀翘了，人的整个线条都舒展好看了起来，真是神奇啊，就因为脚下抬高了几厘米？！

没过多久，这位芳邻悄悄找我，要把这双高跟鞋让给我，她实在没勇气穿出去。要知道，

当时市面上还是蓝黑一片的海洋。我犹豫再三，最终爱美之心占了上风，我买下了它，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双高跟鞋。

有鞋就要穿啊，每次穿鞋出门，都要思量斟酌半天，那是要鼓起勇气才能出门的壮举。

我穿着它去了趟北京，心想首都总要比南京时尚些。那时我姐姐在北京读大学，是首届工农兵学员，就要毕业回家了，我投奔她去看一看首都的风采。在北京的大街上和胡同里，常有半大的男孩子跟在我背后怪声怪气地喊：“洗温泉”、“洗温泉”——当时全国影院放映的不是阿尔巴尼亚影片就是

高跟鞋

傅晓红

朝鲜影片，刚放映过的一部朝鲜电影里有个时髦的女特务，穿着高跟鞋，要去洗温泉。

我因不甘心在煤矿工作，业余时间经常去省话剧团一位老师家学朗诵，想有机会考话剧团。一次老师打电话让我去参加一个部队话剧团的考试，为了让自己的身材显得挺拔些，我就穿上了那双高跟鞋，结果当然是没有录取。老师告诉我，部队的考官老师很反感地说，怎么还穿一双高跟鞋？！这个话剧团是演“南京路上好八连”名扬全国的，一定认为我被资产阶级香风刮倒了。

再也不敢轻易穿这双高跟鞋了。我将它束之高阁，再辗转托人到北京买多双平绒方口鞋，因为它有一寸多高的塑料跟，它们开始在全国流行。

又过去了几年，国内改革开放开始了。随着国门的逐渐

旅游

何佩刚

河山旖旎好风光，高价旅游心暗伤；门票隔年翻一倍，奈何宰你莫商量。

重伤，于两天后英年惨死！普希金可以写出《致大海》《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那样的豪迈诗篇，自己却缺少更广阔的胸襟。假如普希金能理性对待生活难题，懂得像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心甘情愿地追随丈夫去西伯利亚流放的爱情，古往今来毕竟是凤毛麟角，那么，他将为人类文明贡献更多的杰作。

皇村，普希金梦魂萦绕的家园，留给后人沉甸甸的思索。

打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观念大大改变。全国大小鞋厂开足马力生产着各式各样的高跟鞋，有锥子样的高跟，有酒杯样的中跟，还有斜斜的坡跟——材料、颜色、式样应有尽有，令人眼花缭乱，目前已经过剩。现在的女人们，谁还会被鞋跟高不高的问题困扰？

我的女儿是个特例，近来高跟鞋的问题使她烦恼，她从小体闲服穿惯了，一双球鞋打天下，宽松自在。现在工作了，当了个小白领，她的休闲着装经常被老板批评，对着又细又高的高跟鞋，她胆战心惊，常常穿不到几小时就要换下，找个没人的地方，搓一搓揉一揉从没被管束过的脚，好可怜哟，我们母女！

明日请看《一张自行车券》。

